

被诱拐的女性主义？

朱元鸿

《豪爽女人》的迷思

在我们的父权文化里，男性们习惯接受一些琐碎的女性谄媚：准备好晚餐、换上性感可爱的衣裳，迎接下班的男主人；经营好气氛以便要求买件首饰之类的谄媚。但是，对这十几年来女性主义性解放论述那么豪爽的谄媚，许多男性却显得迟钝而不解风情。

仿效是高级形式的谄媚，进步、独立、平等，这些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男性用以开拓权利的理念，现在成为女性主义的核心理念。勤奋、野心、进取、求胜，这些在过去成就了资本主义的男性工作伦理，现在也经常出现在指引女性职业生涯与情场竞争的文章里。但是更为动人的谄媚，却是对男性情欲逻辑的赞美与仿效；男性从小在情欲上养成的气魄与胆识、性与爱情可以分离、酷、情感上不依赖、头脑冷静的锻炼情欲、婚前性与婚外性——即使听起来「坏」也坏得够男性气魄——所有这些，男性能，女性为什么不

能？

Hochschild（注）在分析了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大约一打所谓「女性指引畅销书」之时，所看到的正是这样一个鲜明的趋势；结合女性主义意识形态与专业治疗的女性指引论述，已经不自觉而快速地迈向了同化于男性性爱逻辑的方向。许多这类书籍的作者认为她们的作品是女性主义的，而Hochschild认为她们其实是被诱拐的女性主义，整个模式类似于阶层上的仿效，下层的仿效上层的生活风格，企图获得更多的尊敬、权力、愉悦与享受。

So What - 被诱拐有什么不好？消除两性之间情欲规则的不平等、迈向单性（unisex）情欲逻辑的性解放有什么不好？的确。问题在于这个方向的女性主义性解放可能也因此同时回收复制了支配男性情欲逻辑中的一些迷思。我们可以《豪爽女人》一书稍作列举。

Body Count

越战期间美军部队仍然以古老的战争仪式——数点尸（身）体——来呈

报战功。取首级、割头皮，这类证明男性勇武的方式都是：数数儿，多就是勇。这个逻辑可以很轻易地转移到情欲能力的证明，日本（台湾？）男性旅行世界完成「千人斩」征服纪录就是一个例子。从男性解放的立场来看，「千人斩」的高手未必是情欲模范生，而是在Body Count迷思之下的被强制（Compulsory）行动者。就像是青少年在「敢不敢？怕什么！」的逻辑之下结伙嫖妓的行为，可能与情欲无关，而纯粹是顺从于支配的性别认同迷思。但是《豪》作者却肯定的宣称「『他』必须要在追求并征服女人的过程中才得到完整的快感」以对比出男性情欲发展领先女性，并演绎出一系列呼应Body Count迷思的女性情欲（解放！）教条。「多找几个性伴侣，而且继续更换，你的情欲便比较不会枯萎凋零」、「靠着陌生的新身体激发新的情欲强度」。这些听来像是情欲教练的口诀，扣连着「性解放」更具野心的战略宣称：婚姻是情欲的垂死证书、是一种性压抑、外遇则是人类情欲的抗暴活动。

最近出版的美国性事调查报告可能会为《豪》书里「再见婚姻」的乐观期待浇了些冷水（几个相关的数字：在婚姻配偶之间的性活动最多，享受性

愉悦的比率也最高88%，过去一年中婚姻配偶彼此忠诚的占94%）。当然，婚姻对每个人的经验与意义都不相同，用不着浪漫化婚姻中的情欲生活；概括地宣称婚姻是理想情欲的保证也像是断言婚姻是情欲的垂死证书一样，都显得夸张、天、傲慢。值得讨论的是《豪》的身体—情欲推理：熟识的身体之间会欲望递减，直到做爱成为例行公事，这时的出路是找寻新的情欲材料——陌生的新身体。直接想到两个例子，一位熟朋友，卅来岁潇洒好玩的男士，单身在美国没有任何羁绊，七、八年之间更换了约廿位包含各种族的性伴侣，完全符合「多找性伴侣、继续更换」的口诀，但是他自己所表达的感受，却是非常的 lonely、boring。另一例是两位卅来岁的女性好友，在博士候选人期间是室友，一位曾经两度婚姻加上同居人至少曾有五位性伴侣的「挑衅地嘲讽」为「一个男人的女人」，于是一连几周里，「与」的情欲经验曾是密切交换（较劲）的话题，而较劲结束后，「成为」经常好奇探询情感意见的来源。这类例子因为太容易列举而显得多余。

情欲的关键究竟是陌生的身体还是更多复杂的条件？即使是在婚姻关系中熟悉多年的性伴侣，当在河畔海滩、办公室、图书馆，几乎不可能的公共

场合，或是专注于任务的时刻，不期然地接收到对方情欲闪现的讯息，这种崭新情境的挑战难度强度上会逊于一个陌生的身体？反过来说，在现代社会里，无论是经由邂逅或交易，找一个陌生的身体不是难事，但却无法保证不又是一具单调陈腐的「情欲材料」。

到现在仍然支配男性认同的 Body Count 迷思，如果由欠缺想像力的女性主义情欲教练接收而为「性解放」教条，是否也可能支配「豪爽女人」的认同，使得身体拜物教式的被强制行为（多找性伴侣的、继续更换）被当成情欲能力的证明？

女性的！太女性的！

无论多么积极地迈向男性情欲逻辑，《豪》的写作模式所预设的读者却是非常女性的。作者自觉写作风格中的对话气息，但问题在于对话风格经营出什么样儿的对话？

全书最长的第九章「心向往焉，但是……」可以为例：十九个问题以怯生幼稚的、一知半解的、犹疑踌躇的、困惑迷惘的声音发问，再由作者以解

惑的、断言的、教育的、召唤的口吻回答。并不独特，这是属于「女性指引」(advice books for women)的常见风格。这类书籍的种类与市场本身就是个通俗文化性别研究的有趣现象，我好奇是否这种「指引」的对话风格有更深远的延伸，从父权家庭直到女性读者会或小团体。换句话说，指引女性的来源以及意识型态内容都可能随着时间而改变，但是持续不变的是女性对于指引的依赖，以及习惯处于接受指引的位置。如果我的怀疑稍有根据，有趣的问题将会是何时？又如何？女性能从这种等待指引（等待诱拐）的习癖中解放？

(1994年11月21日自立早报)